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 辘一木主编. — 北京 : 人民中国出版社, 2009
I 247.5

I 247.5...摇 I 247.5...摇 III 247.5 中国小说 IV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 : 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 24 厘米 × 16 厘米 1/32 开

字数 : 200 千字

印张 : 10 印张

版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000 册

书号 : 9 787111 123456 7-111 123456

定价 : 20.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第一章 摇葬花	(猿源怨)
第二章 摇夜哭	(猿源猿)
第三章 摇课儿	(猿源苑)
第四章 摇诗媒	(猿源员)
第五章 摇芳讯	(猿缘缘)
第六章 摇别秦	(猿源怨)
第七章 摇独醉	(猿源原)
第八章 摇赠兰	(猿源怨)
第九章 摇题影	(猿缘原)
第十章 摇情耗	(猿缘怨)
第十一章 摇心潮	(猿缘猿)
第十二章 摇情敌	(猿源苑)
第十三章 摇心药	(猿缘员)
第十四章 摇孽媒	(猿缘缘)
第十五章 摇渴暑	(猿缘怨)
第十六章 摇灯市	(猿源猿)
第十七章 摇魔劫	(猿源愿)
第十八章 摇对泣	(猿缘圆)
第十九章 摇秋心	(猿缘苑)
第二十章 摇噩梦	(猿缘员)

第二十一章摇证婚	(猿园)
第二十二章摇琴心	(猿)
第二十三章摇剪情	(猿)
第二十四章摇挥血	(猿)
第二十五章摇惊鸿	(猿)
第二十六章摇鹃化	(猿)
第二十七章摇隐痛	(猿)
第二十八章摇断肠	(猿)
第二十九章摇日记	(猿)
第三十章摇凭吊	(猿)

第一章摇葬摇摇花

曙烟如梦，朝旭腾辉。光线直射于玻璃窗上，作胭脂色。窗外梨花一株，傍墙玉立，艳笼残月，香逐晓风。望之亭亭若缟袂仙，春睡未醒，而十八姨之催命符至矣。香雪缤纷，泪痕狼藉，玉容无主，万白狂飞，地上铺成一片雪衣。此时情景，即上群玉山头，游广寒宫里，恐亦无以过之。而窗之左假山石畔，则更有辛夷一株，轻苞初坼，红艳欲烧，晓露未干，压枝无力，芳姿袅娜，照耀于初日之下，如石家锦障，令人目眩神迷。寸剪神霞，尺裁晴绮，尚未足喻其姿媚。至墙东之梨花，遥遥相对，彼则黯然而泣，此则嫣然而笑。两处若各辟一天地，同在一境，而丰神态度，不一其情，荣悴开落，各殊其遇。此憔悴可怜之梨花，若为普天下薄命人写照者，相对夫弄姿斗艳、工妍善媚之辛夷，实逼处此，其何以堪。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唤之者谁耶？扶之者谁耶？怜惜之者又谁耶？时则有残莺三四，飞集枝头，促咽啼声，若为花吊，此外则空庭寂寂。惟有微风动枝，碎片飞舞空中，作一场白战而已。

乃俄焉而窗辟矣，有人探首外望矣。其人丰致潇洒，而神情惨淡，含愁思，露倦容，固知为替花担忧而一夜未睡者。时彼倚窗而立，其目光直注射于半残之梨花，讶曰：“一夜东风已堕落如斯矣，吾可爱之梨花乎，胡薄命竟乃尔耶！”语时微闻叹息。窗左之辛夷与窗内之人，固甚接近。晓日浓烘，迎面欲笑，霞光丽彩，掩映于衣袖间，而彼则视若无睹，似不甚注意者。咄咄，彼何人斯？对于已残之梨花，何若是之多情耶？对于方开之辛夷，又何若是之无情耶？人之所弃，彼独爱之；人之所爱，彼独弃之，彼非别有怀抱而为情场中之奇人耶？彼何人斯，则苏台梦霞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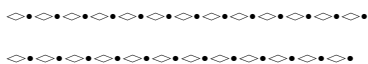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此诗人欺人语也。“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此诗人写真语也。有人于此，春宵不再，竟教推月而闭窗；长夜未阑，不解照花而烧烛，此无情之俗物耳。世之多情人，无不钟情于花月。既钟情矣，无不以爱惜示表情之作用。花好月圆，一年几度，曾谓自负多情者，而忍恋恋于黑甜乡，撒月抛花，辜负此无价之韶光哉。梦霞生栖身寓馆，宿迹穷乡，繹绪羁愁，无可告诉。所可借以为寂寞中之良伴、凄凉中之腻友者，惟此庭前之二花耳。此二花也，梦霞不啻视为第二

生命，爱惜之惟恐不至，保护之惟恐不力。日则见花于羹，夜则见花于梦。花之色与香，花之魂与影，时时氤氲缭绕于梦霞之心舍，萦回往复于梦霞之脑海。此时闻乱鸟之悲啼，便披衣而急起，试回思其未起之前，并递想其未睡之前。盖昨夜恰值月圆三五，花放万株。大好良宵，正逢客里。梦霞不忍抛掷这一刻千金之价值，蹉跎徘徊于花之下者，不知其若干次。时而就花谈话，时而替花默祝。或对影而长嗟，或攀枝而狂舞。独立独行，痴态可掬。洎乎银壶漏尽，灯花案眠，夜深寒重，砭骨难支，始别花而就枕。鰈鱼双目，彻夜常开，花魂随之以俱来，睡魔驱之而径去，直至东方既白，固未尝稍合其眼帘也。

虽然，梦霞多情矣。梦霞多情而以花为命矣，则当抱博爱主义，胡独注情于梨花而忘情于辛夷耶？梦霞非有所偏爱也，情有所独钟也。梦霞寓居此馆，仅阅二旬余。其初来之时，已未及见梨花之盛开矣，枝枝带雨，憔悴可怜，片片随风，飘零莫定。花如有情，见梦霞来，忽敛泣容，开笑靥，以欢迎此多情之主人翁。梦霞于舟车劳顿之余，来此举目无亲之地。凄凉身世，黯淡生涯，偏与此薄命之梨花无端会合。其相怜相惜之情，如磁引针，如汤融乳。此则正胭脂初染，蜂蝶未知，嫩畏人看，炙愁日损，桃羞杏让，妩媚动人。梦霞则殊淡漠视之，盖相形之下，此虽可爱，彼更可怜。梦霞意兴萧条，性情凄恻，常处身于憔悴寂寞中，与繁华热闹殊不相宜。其惜花之心，事具有别情，故护花之精神不无偏属也。

当时，梦霞推窗而望，惨见夫枝头褪雪、地上眠痕，一片白茫茫，触眼剧生悲痛。梦霞惜花而早起，花已弃梦霞而长逝耶。疾望良久，逡巡退入室中。徐从左室门出，绕回廊、上庭阶，一路琼瑶踏碎，步步生香，径趋树旁。以臂抱树而泣曰：“吾可爱之梨花乎，花魂安在？梦霞来矣。薄命哉花乎，托根于寥寂无人之境，重门静掩，深锁东风，不求人知，不邀人赏，而偏与我穷愁之客，结短促之缘。花开我不见，花落我才来。寻芳有意，去已嫌迟。花之命薄矣，我之命不更薄耶！我若早来数日，则正值乍开时节，玉鳞点点，素艳亭亭，月夕风晨，吾犹得独凭栏杆，饱接花之香色。我若迟来数日，则已被风欺雨溅，玉碎珠沉，倩影不留，残香难觅，虽独对空枝，亦增伤感。然已属过后之思量，总不敌当前之惆怅。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邂逅之时，便是别离之候，冥冥中若有为之颠倒作合胡乱牵引者。‘共月不为迷眼伴，与春先作断肠媒。’酷哉！专制之东皇，既已风力逼花残生，复借将死之花魂沦我于悲境。我欲叫天阍、叩碧翁，胡愤愤若是！纵此香国魔王施其摧残手段，以流毒于莺花世界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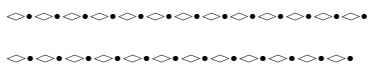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呜呼，梦霞殆其痴矣，花岂真能解语者，而与之刺刺不休耶？委地之花，永无上



枝之望，而风姨肆虐，且乘梦霞神伤魂断之时，故使之增其悲痛。一阵狂吹乱打，树上落不尽之余花，扑簌簌下如急雨，乱片飞扬，襟袖几为之满。梦霞上抚空枝，下临残雪，不觉肠回九折，喉咽三声，急泪连绵，与碎琼而俱下。大声呼曰：“奈何，奈何！”花真有知，闻梦霞哭声，魂为之醒矣。强起对梦霞作回风之舞。若既感其一片痴情，而尚欲乞怜于死后者。梦霞自念：我既为花之主人，当尽其保护之责。今目睹其横被摧残之惨，已等于爱莫能助。则此花死后之收场，舍我更又谁属？忍再使之沾泥堕溷、飘荡无依耶？于是徐扑去其衣上之花瓣，径返室中，荷锄携囊而出。一路殷勤收拾，盛之于囊。且行且扫，且扫且哭，破半日功夫，而砌下一堆雪，尽为梦霞之囊中物矣。梦霞荷此饱满花片之锦囊，欲供之于案上乎？或藏之于箱中乎？则此花遗蜕，尚在人间，此时虽暂免泥污，他日恐仍无结果。欲投之于池中乎？则地非园林，何处觅一泓清水。梦霞急欲妥筹一位置之法，而踌躇再四，不得一当。忽猛省曰：“林颦卿葬花，为千秋佳话。埋香冢下畔一块土，即我今日之模型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多情人用情固当如是。我何靳此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不负完全责任而为颦卿所笑乎？”语毕复自喜曰：“我有以慰知己矣。”遂欣然收泪，臂挽花锄，背负花囊，抖擞精神，移步近假山石畔。

嗟嗟，匆匆短梦，催醒东风；渺渺相思，恨生南国。地老天荒，可怜人会当此日；蜂愁蝶怨，伤心者何以为情。梦霞既至假山石畔，寻得净土一方。锄之成窖，旋以花囊纳诸其中。后以松土掩其上，使之坟起，以为后日之认识。料理既毕，复入室取案上常饮之玻璃杯，倾瓶出酒少许，再至冢前，向冢之四围遍洒之。此时，梦霞之面上突现出一种愁惨凄苦之色，盖彼忽感及夫身世之萍飘絮荡，其命之薄，正复与此花如出一辙。薄命之花，犹得遇我痴人痛怜深惜，为之收艳骨、卜佳城。草草一抔，魂栖有所，不可谓非此花之幸也。而我则潦倒半生，凄凉孤馆，依人生活，断梗行踪，子期不逢。流水长逝，那知今日又是明朝。前途无路，后顾难堪，我生不辰，命穷若此，谁从死后识方千耶？于是高吟颦卿“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之句，不觉触绪生悲，因时兴感：莺花易老，天地无情，叹韶光之不再，望知己兮云遥。对此茫茫，百端交集，苍凉感喟，不知涕泗之何从。埋香冢前之颦卿，犹有一痴宝玉引为同调，今梦霞独在此处继续颦卿之举，颦卿固安在耶？笑梦霞之痴者何人耶？能与梦霞表同情而赔泪者又何人耶？梦霞之知己，则仅此冢中之花耳。梦霞乃含悲带泪，招花魂而哭之曰：“冢中之花乎，三生痴梦，醒乎？否乎？汝命何短，我恨方长。香泥一掬，以安汝骨；芳草一丛，以伴汝魂；惨酒一杯，以为汝奠；凄禽一声，以为汝吊。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嗟嗟，旧日风情，今成泡影，却悲净质，

犹在尘寰。燕子楼不堪回首，空留盼盼之名。牡丹亭果否还魂，谁见亭亭之影。然而笳声咽月，文君有归汉之期；指印留环，玉箫践再生之约。花如知感，则来岁春回，应先着东风，早胎异卉，以偿余之深情，慰余之痴望耳。”梦霞至此，已哭不成声矣。历碌半日，心碎神疲，加以昨夜未曾安枕，经此剧痛，体益不支，遂返身入室。庭前又寂无一人，惟有新坟一尺，四围皆梦霞泪痕，点点滴滴，沁入泥中，粘成一片而已。



第二章摇夜摇摇哭

小院春深，亚枝日午，炊烟缕缕，摇曳空中，正黄梁饭熟时矣。梦霞自晨起后，即赴树下，拾花、葬花、哭花，瘁心殚力，半日于兹。入室后体倦欲眠，而馆僮适取午膳至。须臾饭毕，饮清茗一杯以醒诗脾。环行于室中者数周，仍倚窗而立，时辛夷方大开，映日争光，流霞成彩，突然触其眼帘。梦霞对之而叹曰：“彼何花乎，若斯之艳也。倚托东风之势，逞姿弄媚，百六韶光，几为渠占尽。亦知名花易老，好景不常。后封姨之恩威并用，其手段至辣，其施放至公。此花既受其吹嘘，必仍被其摧折，后日亦终与冢中之花，同归于尽。猩红万枝，吾视之直点点血泪耳。”梦霞独自沉思，满目闲愁，苦难摆脱，乃就案头，拈笺拈管，赋诗二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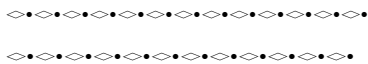
梨摇摇花

幽情一片堕荒村，花落春深昼闭门。
知否有人同溅泪，问渠无语最销魂。
粉痕欲化香犹恋，玉骨何依梦未温。
王孙不归青女去，可怜辜负好黄昏。

辛夷（即木笔）

脱尽兰胎艳太华，蕊珠宫里斗春花。
浥枝晓露容方湿，隔院东风信尚赊。
锦字密书千点血，霞纹深护一重纱。
题红愧乏江郎笔，不称今朝咏此花。

书竟，复朗诵一遍，搁笔沉吟，百无聊赖。继念香魂虽有依归，新冢尚无表识，于心不能无歉。梦霞固擅雕龙之技者，乃取白石一方，斲而平之，伏案奏刀，二时始就。其文曰：



阅者诸君亦知此女郎果为何如人乎？女郎固非梨花之魂，乃梨花之影也。此薄命之女郎与多情之梦霞，皆为是书中之主人翁，欲知女郎之来历，当先悉梦霞之行踪。

梦霞姓何名凭，别号青陵恨人，籍隶苏之太湖。其生也，母梦彩霞一朵，从空飞下，因以梦霞为字。家本书香，门推望族，父某为邑名诸生，生女一、子二，长字剑青，次即梦霞也。梦霞以生有梦异，父母尤钟爱之。双珠双璧，照耀门楣，亲友咸啧啧忻羨。梦霞幼时，冰神玉骨，头角崭然，捧书随兄，累累两卯，小时了了，誉噪神童，长更盘盘，人呼才子。其父每顾梦霞而喜曰：“得此佳儿以娱晚景，世间真乐无过于是。”父本淡于功名，且以梦霞非凡品也，不欲其习举子业、入名利场。梦霞乃得专肆力于诗古文辞，旁览及夫传奇野史，心地为之大开。而于诸书中尤心醉于《石头记》，案头枕畔顷刻不离。前生夙慧，早种情根；少小多愁，便非幸福。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石头记》一书，弄才之笔，谈情之书，写愁之作也。梦霞固才人也、情人也，亦愁人也。每一展卷，便替古人担忧，为痴儿叫屈。莺春雁夜，月夕风晨，不知为宝、黛之情挚缘慳，抛却多少无名血泪，而于黛玉之葬花寄恨、焚稿断情，尤深惜其才多命薄，恨阔情长。时或咄咄书空，悠然遐想，冀天下有似之者。书窗课暇，尝戏以书中人物，上自史太君、下至傻大姐，各综其事迹，系以一诗，笔艳墨香，销魂一世。其昵友某见之曰：“痴公子几生修到，君有忻慕心，以是因果，恐将跌入大观园里，受诸苦恼去也。”梦霞知其讽己，一笑置之。噫！孰知不数年而其友之言果验，一纸泪痕，竟为情券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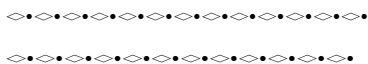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十年蹭蹬，蹋落霜蹄，一卷吟哦，沉埋雪案。梦霞虽薄视功名，亦曾两应童试，皆不售，抑郁无聊，空作长沙之哭。适值变法之际，青年学子咸弃旧业、求新学，负荛担簦，争先恐后。梦霞亦于此时，别其父母，肄业于两江师范学校，卒以最优等毕业，时年已及冠矣。姊适弘农杨氏，早赋于归；剑青亦已授室，行抱子矣。父母欲即为梦霞卜婚，藉了向平之愿。梦霞殊不愿，问其故，则不答。固问之，则泫然欲涕。父母疑有外遇，遍侦其同学，莫得端倪，心窃异之。不知梦霞之心事固有难以告人者，顾影自怜，知音未遇，佳人难再，魂梦为劳，一片痴心，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子而事之，不敢轻问津于桃源俗艳。盖此乃毕生哀乐问题，原非可以草草解决者也。

无何，灵椿失荫，家道中落。剑青远游楚闽，梦霞亦以家居无聊，拟橐笔作糊口计。适其同学有为之介绍于蓉湖某校，函招之往，梦霞虽不愿献身教育界，而其母以蓉湖有远戚崔氏，六七年不通音问，力怂恿梦霞应该校聘，得以便道就询近状。梦霞不忍拂慈母意，即择日治装往，^[51]被一条，破书半筐。自此而梦霞遂弃其家庭之幸福，饱尝羁人之况味矣。

春帆一角，影落蓉湖，既登岸，则该校固地处穷乡，与城市隔绝不通。梦霞亦不嫌其冷僻，转喜其得远烦嚣。惟校舍湫隘，下榻处黝暗无光，殊不适于卫生。乃便询崔氏居，则相距仅半里许耳。是晚，梦霞即呼校役导之往，中途忽念临行时忘问阿母，彼家系何戚属、作何称谓，一无所知而贸然晋谒，将如何酬应耶？但已至此，亦无奈之。既属疏远之戚，则年长者呼以伯叔，年相若者呼以兄弟，即有乖误，想亦不至被人家笑话。梦霞此时正如丑媳将见翁姑，踟躇愧赧，至不可状。

燕子窥人，鹦哥唤客。梦霞入门投刺，主人知为姑苏远戚，倒屣出迎，则一六十余之颀白叟也。登堂让坐后，即现其极和霭之貌，出其极亲爱之语，谓梦霞曰：“百年姻眷，一水迢迢，断绝音书，于兹六载。今日甚风儿吹得吾侄到此，真令老夫出于意外，怪道晨来喜鹊绕屋乱噪也。”继问：“若翁及若母俱无恙否？”梦霞泫然答曰：“谢老伯垂念，先父见背已一年余矣，门庭冷落，家业凋零，寡妇孤儿，孰加存问。”语至此，备述其应聘来锡，及临行老母敦嘱便道探询意。崔父闻言，亦欷歔不止。继而曰：“吾侄遭家不造，孤苦零丁，闻之令我心痛。然观吾侄头角凌云，胸襟吞海，青年饱学，腾达有期。有子克家，死者有知，亦当瞑目泉下。所难堪者老夫耳。老夫中年始得一子，去岁忽病疫死。昊天不吊，夺吾爱儿，垂暮之年，沦斯逆境，何命之穷也。西河贤者，痛抱丧明；东野达人，诗传失子。老夫何人，而能为太上之忘情，忍使青春少妇便上望夫之台，黄口孤儿难觅阿爷之面。伤矣！伤矣！残年无儿，后顾茫茫，今幸吾侄掌教是乡，辱日葺末之亲，遗此一块肉，意欲重累吾侄，为老夫训迪，俾得略识之无，不堕诗书旧业，皆出吾侄所赐。老夫虽死，亦衔感靡涯矣。”

梦霞起立而答曰：“承吾伯厚爱，敢不从命？但恐侄才微力薄，有负重托。敢问令孙年几何矣？”崔父曰：“仅八龄耳，孩提之童，尚不能离其母。既吾侄不弃，敢请移榻敝庐，俾得朝夕过从。老夫亦得快瞻裔采，饱接清谭，何幸如之。”梦霞私念校中正无设榻处，去彼就此，计亦良得，遂慨然允诺。崔父喜曰：“吾侄真快人哉。东壁一书舍，地颇僻静，亡儿在日，读书其中。自渠死后，老夫不忍至其地，封闭已久。是舍面山背池，风景绝佳，庭前亦略具花木，尚可为吾侄醉吟游憩之所。吾侄不嫌唐突，今夜便将行李移来如何？”梦霞曰：“甚善。”崔父随唤婢媼：“问汝梨娘取钥启书室门，将室中洒扫收拾。”梦霞亦嘱校役回校取行装至，是夜即下榻其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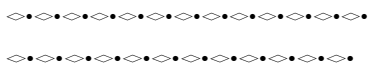
第三章摇课摇摇儿

白云苍狗，变幻无常；秋月春风，等闲轻度。昔人谓释氏因缘两字，足补圣经贤传之阙。人生遇合，到处皆缘。缘未至，不得营求；缘既至，无从规避。梦霞家虎阜之麓，忽泛蓉湖之棹；既应聘而任锡校之教职，忽更辗转而为崔氏之寓公，是非所谓缘耶？然梦霞以为缘，而梦霞之缘尚未至也。半月光阴，孤愁滋味，十分寂寞，万种牢骚，不得已而寄其情于花，其寄情于花之魂，而拾花、而葬花、而哭花。种种奇情，介绍种种奇缘。落花半亩，五夜独来；皓月一轮，两心同照。一夜相思之梦，百年长恨之媒。呜呼，梦霞岂知从此遂沦于苦海乎？

残月窥帘，寒风撼壁，碧纱窗上映一亭亭小影，窗内时闻微叹。噫，谁家女郎，深夜不眠而独坐愁苦耶？时女郎悄对银缸，以手支颐，低眉若有所思，两腮间泪痕犹湿，真如带雨梨花，不胜其憔悴可怜之状。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女郎之心谁知之？女郎之泪亦谁见之耶？未几，忽闻帐中儿啼声，女郎乃拭泪而起，入帐抚儿，旋亦卸装就睡，而绛帻鸡人，已连声报晓矣。

呜呼，碧纱窗内之女郎，非即梨花冢前之女郎耶？儿啼声中之女郎，非即梦霞眼里之女郎耶？记者笔下之女郎，非即崔父口中之梨娘耶？梨娘何人？白氏之长女，而崔氏之新孀也。结褵八载，永诀一朝。鬼伯驱人，不分皂白；孀雌对影，无奈昏黄，恼煞檐前鹦鹉，声声犹唤枝头；怪他枕上鸳鸯，夜夜何曾入梦。负负年华，才周花信；茫茫恩爱，遽歇风流。伤心哉，冢上白杨，已堪作柱；闺中红粉，争不成灰。梨娘之命不犹，梨娘之怨何如耶？已分妆台菱碎，黄鹂吟成；谁知空谷兰馨，白驹声至。美人薄命，名士多情，五百年前孽冤未了。梦霞不来，而梨娘之怨苦；梦霞来，而梨娘之恨更长矣。

青衫旧泪，黄口新声。梦霞自寓居崔氏后，日则自去自来，夜则独眠独坐。幸梨娘之儿，年方束发，性具慧根。笑啼之态，咿呀之声，唇齿未清，丰姿可爱，案头灯下，颇解人怀。而梦霞以其为无父之孤儿，尤加意护持，尽心抚恤。虽值悲愤莫泄之时，见儿来，则化愁为喜，破涕为欢，从未尝以疾言厉色，惊彼嫩弱之胆囊。盖其慈



抱之出，不欲久稽时刻以苦之也。鹏郎既出，梨娘必喃喃问今日识几字、先生爱汝否、汝曾触怒先生否？先生作何事、观书乎、作字乎？必待鹏郎一一答毕，乃徐徐为之脱衣解履，抱置于床而下帐焉。吁嗟嫠妇，鞠育孤儿，月照空闺，迟回不能遽寝，辄就灯下刺绣，遣此长宵。鹏郎则鼾然熟睡，睡中或作呖语，迭呼阿母，著意催眠。梨娘一阵伤心，每为鹏郎唤起，未尝不泫然而涕也。

一夕，鹏郎嘻嘻然白其母曰：“先生爱儿甚，加儿于膝，揽儿于怀，握儿手，吻儿颊，笑问儿曰：‘鹏郎鹏郎，汝肯离却慈母而伴余眠乎？鹏郎、鹏郎，汝知余独宿无聊，寝不成寐乎？’”梨娘闻鹏郎言，脑海翻腾恨海之潮，心灰拨起情灰之热。表愁有泪，长叹无言，默念晚近世人情不古，飘若轻云，寡妇孤儿，每受人白眼，彼诚多情人哉！诚热肠人哉！抚我爱儿无微不至。从此，梨娘私心耿耿，非特敬慕梦霞已也，且至于感激涕零而有不能自己者。

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炎凉世态，到处皆然。人生不幸，抛弃家乡，飘摇客土，舟车劳顿，行李萧条。夜馆灯昏，形影相吊，一身之外，可亲可昵者更有阿谁？譬之寄生草然，危根孤植，护持灌溉之无人，其不憔悴以死者，幸矣。嗟嗟，草草劳人，频惊驹影；飘飘游子，未遂乌私。带一腔离别之情，下三月莺花之泪。异乡景物，触目尽足伤心；浮世人情，身受方知意薄。一灯一榻，踽踽凉凉，谁为之问暖嘘寒？谁为之调羹进食？此客中之苦况，羁人无不尝之。而梦霞之寄迹蓉湖，则独占旅居之幸福，独得主人之优待，不觉有丝毫之苦，宾至如归，几忘却此非吾土。日则有崔父助其闲谈，夜则有鹏郎伴其岑寂。衣垢则婢媪为之洗涤，地污则馆僮为之粪除。而其饮饌之精洁，侍奉之周至，即求之于家庭亦得未曾有。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者，皆出梨娘意也。梦霞知之，梦霞德之，于是教育鹏郎更瘁心力，间或向鹏郎微露感谢梨娘之意。鹏郎，童子也。童子喜饶舌，苟有所闻于先生者，入必学舌以告之母。呜呼，闺中少妇、阌外书生，虽未接一言，未谋一面，早已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矣。

梦霞早出赴校，及幕归寓，日以为常，七日中仅得偷闲一日耳。其葬花之举，是日正值星期放假，故得优游终日，消遣闲情。不意即于是夜获睹梨娘一面。今夕何夕，见此粲者，不期而遇，亦天假之缘也。方梨娘潜步至庭中时，正月明人静，万籁沉沉，逆料此时梦霞必已入睡乡矣。欲觅残英，已无剩影，凭吊埋香之冢，抔土未干；摩挲坠泪之碑，情词太艳。此时梨娘欲为花吊耶，而念及己之薄命，更有甚于花者，则自吊之不暇矣。此花遇多情之梦霞，开时有保护之人，落后免飘零之恨，以梨娘较之，幸不幸正悬殊矣。草草姻缘，往事空留影象；悠悠岁月，终身难展眉头。除却嫦娥相伴，已无知我之人；即令女娲复生，亦少补天之术。恨逐年添，愁催人老，